



# 太子

下

鸚鵡晒月 著

当她穿过历史的长河，当她改写命运，别人对她的畏惧变成了信任，她嗜血的心慢慢沉静下来。绝世的才华，以及绝世的情致，将勾勒出一幅壮丽山河！

凛冽系掌门人

鸚鵡晒月

新作震撼上市

霸气快意、凛冽如刀

畅销书作家烽火戏诸侯、浅绿、月出云、十四夜 联袂推荐

恩怨分明的一代红颜

手起刀落的无上气魄

回眸处江山倾覆、众臣心颤

谁将带她看遍红尘  
暖热她阴冷的心  
家国爱恨  
君臣尊卑  
谁有雄心与之牵手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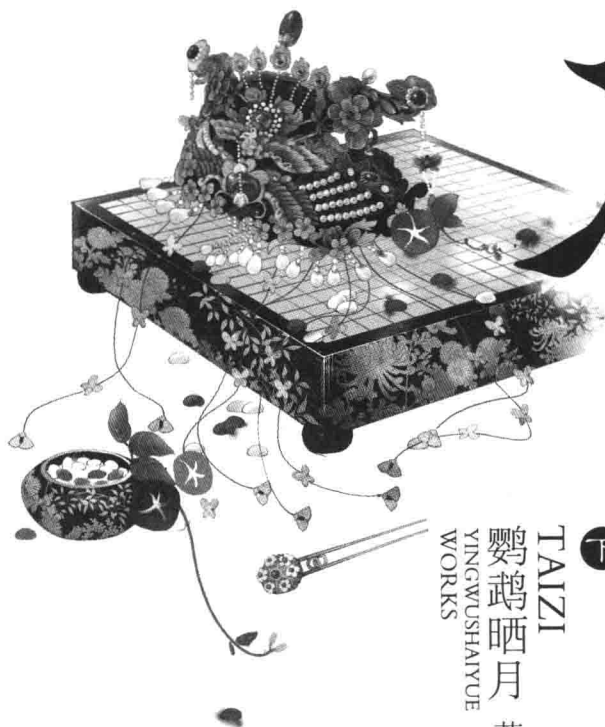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太子

下

TAIZI  
鸚鵡晒月 著  
YINGWUSHAIYUE  
WORKS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第十三章

# 太子威仪

周天甚少去后殿走动，趁冬日未到，周天一心扑在水利和南作坊，争取在月国春进前，有打击月国的实力！

孙清沐这段时间的帮忙，让周天省了不少事，让一向少过问后殿之事的周天也不禁关心了下孙清沐和他父亲之间紧张的关系。

孙清沐沉默地为太子研墨。

周天便不再多问，孙清沐和他父亲之间的事，自己责无旁贷，“没事多回去走走。”

孙清沐简短地嗯了一声，重新整理好折子为太子读折。

但最惹周天兴奋，给周天惊喜的，是消失很久突然归来的子车页雪！

子车页雪飘着进来，木色的衣料、永远保持古怪的穿着打扮，却丝毫不损子车页雪本有的气度，他兴奋地闯进上书房尖叫道：“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孙清沐诧异地看了来人一眼，不由得温和一笑。

子车页雪见状，脸色顿时阴沉，他不喜欢周天不在乎声誉。周天是女人就不该跟男人走那么近，可他辛苦了一圈回来，周天竟然又……

周天小心地示意孙清沐下去，不解地欲安抚子车页雪一番。

子车页雪见孙清沐离开，立即不顾形象地大喊，“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是女人？”

周天有点蒙，什么跟什么呀，就算她是女人，她也是太子，跟她曾经的

“宠”臣在一起怎么了？

周天自然不会刺激“不正常”的子车页雪，只是没料到子车页雪对这些事反应如此敏感，他不是封建礼教的坚定拥护者吧？“好了，你误会了，他只是帮我看看几份奏折。”

“看什么奏折，头需要挨那么近？”

周天见状，立即转移话题，细声细语地安抚道：“多久没睡了？也没吃好吧？瘦成这样。”

子车页雪心里依然有些为周天不值，哪个女子不爱惜自己的声誉，周天肯定也在意，子车页雪自动为周天找好了台阶，想着肯定是她逼不得已有了男人后，开始破罐子破摔，其实……

子车页雪低下头，杂乱的头发盖住了他落寞的目光，说不出的憔悴和迷茫，当年……若是母亲放得开，又何必不开心到现在。

周天见他神情恍惚，急忙命陆公公为他备水传膳，瞧这身上皱的，不知刚从哪个木堆里爬出来。

子车页雪想到母亲，神情一直很低落，连带着忘了刚进门的兴奋为了什么。

周天站在屏风之外，听着里面的水声，命令布膳的小太监把食物端进去，“你去哪了？”

子车页雪看着池沿上的食物，心里又为周天找了几个台阶，一个温柔贤惠的女子阴差阳错才落到如此不顾自己名声，成了人人人口中荒淫无道的太子，“在盛郊。”子车页雪恍然想起，他找周天是来干什么了。

想到这儿饭也不吃了，直接从水里跳起来，惊了脸皮薄的宫女片刻，直接向屏风扑去，语气里难掩他压制不住的兴奋，“你猜我给你弄了什么？”

若不是周天躲得快，就被盖在屏风底下了。周天诧异地看眼身无寸缕的某人，忍住嘴边的笑意，赶紧拿条毛巾给他盖上，“咳咳！弄了什么？”

子车页雪这时候不觉得他在女子面前不雅有任何不妥了，兴奋异常地道：“我弄成了齐国的攻城器械，有个弩车，射程在千米以外，我想过了，你给我的那些发动装置不是不可能。齐国那件神秘的武器说不定就是我想的这个。走，带你去看看！”

宫女、太监早已一窝蜂地把他围住，娴熟地为不在状态的子车页雪更衣，就连子车页雪兴奋地指手画脚，也不影响小太监为他更衣的速度，甚至还有时间为子车页雪梳了个漂亮的发髻。

周天佩服地看着这些小太监，完全没在意子车页雪说了什么。

子车页雪拉上周天要走。

周天温婉地重申道：“我带路。”其实她心里对大型攻城器械不是很感兴趣，只要不是枭雄割据的乱世，一般这些武器是用不到的，顶多是恐吓别人的存在，就像国有原子弹，但谁敢在战场上用，同理，前者是因为太难操控死伤严重，后者是因为杀伤力太大。

周天带着子车页雪回到专门给他配置的院落，眼前六座形状古怪、轻巧便利的炮形弩车瞬间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一改刚才的不在意，丢下子车页雪瞬间向前跑去。

第一架弩车上面装有六张弓，分别置于粗大的弩臂前端和后部，两张弓相对安置，整体与周天一样高，造型复杂，机关相叠。

子车页雪见周天喜欢，顿时打开了话匣，“你看，这是我根据你给我第十六幅图稿而制，发射时要先用一条两端带钩的粗大绳索，一端钩住弩弦，另一端勾住绞车的轴，然后用七个或十余个战士合力绞动绞车，把弩弦张开，扣在机牙上，然后让专管装箭的弩手安好弩箭瞄准目标，嗖——就可以发射！”

周天惊讶地抚摸着手下的这个筒型装置，看向子车页雪的目光充满了崇拜，不愧是大师，出手就能看出水平，这样的张力射程真是不可思议，瞬间可以让弩吃白饭了。

周天激动地按子车页雪教导的步骤做了一次，迫切地想检验它的射伤力，继而装配使用，周天拉弦的时候瞬间看向子车页雪，“怎么这么重？”若她都觉得重，实用性会打折扣。

子车页雪上前一步，对自己的东西有绝对的自信，“你看。”页雪弯下身，沐浴后的香气传入周天的鼻息，“放箭时用人手的力量是扳不动扳机的，要由专管发射的弩手高举一柄大锤，以全身力气锤击扳机，才会让巨大的弩箭呼啸而出。”子车页雪绽放着灼热的光彩，等待夸奖地注视着周天。

周天见状不断地点头，恨不得上前啃子车页雪两下以示嘉奖，她的军队现在缺少的就是小型作战机械，方便携带又有足够的杀伤力，做第一轮攻击或是守城一定事半功倍，“页雪你真厉害。说吧，想让本宫怎么赏你？”

“不准你跟那些男人眉来眼去！”

周天大义地高喝道：“好！”老子有了武器要什么男人没有，换批新的，谁跟那些旧情人眉来眼去。

子车页雪也高兴了，能造出周天都满意的木质机械，子车页雪比自己研究出那只小木兽时都高兴，不知什么时候起，被周天认同成为他衡量木质品质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周天有制造这个标准的实力。

周天再看第二座弩，眼里的光芒瞬间大增。这是一架十二弓床弩，弩臂上的三张弩弓，又再重复叠加了四层，前端安九张，后面装三张，周天目测，没有三十二头牛绝对拉不开这架床弩！

周天迫切地看向子车页雪，等着怎么看怎么可爱、怎么想怎么美丽的小页雪给她解释解释用法。

子车页雪被看得心里发毛，被崇拜得很受用，“用人力开弩，需四百人，射程是前一个的一倍，你不用不高兴它所用的人数，你看它本身携带的箭。”

周天把目光移过去，这张床弩的弩箭更为巨大，有粗壮的箭杆和铁制的箭羽，前端装有巨大的三棱刀铁镞，“干吗？割肉啊？”多废铁啊！她的银子她的士兵！

子车页雪揉揉她可怜兮兮的小脑袋，恩赐地开口道：“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这支弩箭是让你在攻城时用的。你看，将箭弩射向敌方城墙，使弩箭的前端深深插入墙内，只留半截粗大的箭杆和尾羽露在墙外，攻城的士兵在己方的掩护下可攀着这些射插在墙上的巨大箭杆登上城墙，攻陷城池。怎样？”

周天觉得不抱着子车页雪亲两口都对不起这位伟大的木器师傅，难怪齐国那狗东西要不惜国力地挖他，难怪人家愿意送白条，承诺子车页雪随便填写，人才啊，这就是人才，果然人才走到哪里都是各国竞相挖掘的稀有品种。

周天小眼闪亮外加崇拜仰慕地把子车页雪看成了一部会动的《天工开物》，不对不对，应该是一部《兵器宝典》，焰国能养出子车页雪真是歹竹出好笋，鸡蛋里面含大骨！

周天抚摸着眼下这六架床弩，再看看站在阳光下的子车页雪，然后再看看床弩，没忍住地扑过去抱着子车页雪摇呀摇地偷笑，“页雪，页雪，页雪。”周天把脑袋放在他肩上，紧紧地抱着大天才不让他跑了。让齐国见鬼去吧，他们羡慕不来的，这叫本国优势，回头给他娶个美娇妻，一定要把他绑住！

子车页雪无比受用地享受着周天的赞许，还嘴欠地应答：“嗯。”

周天不介意他的调侃，抱着他心里充满了感动，似乎眼前不再是伤痕累累的焰国，而是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明日就是腾飞的大焰帝国，早朝被一帮不争气的文臣气出的火气，现在连影子都没了。

心里不断地想着她的军队，想着她的武器，想着她的焰国有首屈一指的机械师傅子车页雪，有治旱排涝的苏水渠、徐治代，尽管文臣不给力，但第一轮兴国够了。

国事之本不就是无尽的马匹、粮食、金属，然后就是给予子民承诺的富庶和安定！

周天蹲下身，试了试底座的坚固程度，不同于以前看到的镂空，没有任何不稳定的因素，周天不禁对子车页雪又加了两层崇拜，古人就是古人，造出的东西不管多朴实也能震死一群当代科学家！

周天眯着眼睛笑了，可遇不可求中她遇到了两个，顿时决定给文臣们再宽限两天犯错的时间。

周天站起来，兴奋地道：“来人，搬去演武院。咱去试试它的实际操作射程！”回头对打算跟上的子车页雪道：“你去南城门。”那里的水利工程更需要你！

子车页雪捏死她的心都有，过河拆桥的东西！

待这场秋雨停了，秋闹的阵势瞬间拉开，早些天发下去的题目，统一在这个时刻，被全国各大城镇的官员打开，发给全国一百零一个考生，总算没真弄一百个凑数，但这数字也让周天哭笑不得。

可全国以死赴考的学子更哭笑不得，考卷上赫然写着“论焰国兴衰之文治”，顿时让一百零一位考生有些想死的冲动，题目若是论好了，失文人傲骨，若是论不好纯属找死，说弊端简直不想活了，不说弊端论个屁呀！

全国考场内，很多学子为此次冲动后悔不已。

一场新恢复的科考，一份让全焰国考生胆战心惊的考卷，在焰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开考后第六天，周天一身盛装带着丞相宋岩龠、副主考苏义，携带各部尚书，在盛都祭天后，亲自净手告祖，在钦天监选定的好时辰里，亲自推开锁卷的大殿圣门，开启验考第一天！

宋岩龠这几天没敢休息，盯着批阅的下属，逐一进行核对，虽然大多评论采取了中庸之道，但此刻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种中庸中揪出最出彩的句子和观点，否则就是他们失职。

周天这些天心境平稳，面对即将参政为她分忧的学子没有太多的激动，尽管

这是她手下诞生的第一批皇派，科考那天也被记录进焰国史册，可这一百多人尚且不够解燃眉之急，但足以安周天之心。

终于，历时三天的验卷如期结束，苏义三天没有合眼，从一百零一份考卷中挑出六种尖锐的论点，等太子做最后定夺！

宋岩虺捏了三份“犀利评说”等太子为他们“封王拜相”。

两人谁也没敢偏向自己选中的人，只是从各自被分到的考卷上挑选精品。

周天大概看了一眼用淡蓝笔批阅的考卷，然后走到被选出来的深蓝批注考卷前，“这些是你们认为出彩的？”

宋岩虺、苏义心里顿时说不出的感激，太子没逐一排查是对他们两人最高的信任，不枉他们三天来不眠不休的核对和他们此时对太子的一片孝心。

要知道太子最近可没信任过谁，就连欧阳逆羽从国库借走点银两，太子早朝还在翻账目时说了一遍，能被太子如此对待的二人，此刻颇有些“一切辛劳都值得了”的错觉。

周天把九份考卷拨拉到她面前，每份字体都很工整，旁边的批注也很详细，虽然周天看不太懂这些，但略懂的部分已经看出，他们是尽了心的，“说说看，这九份中你们偏向哪位做状元。”

苏义和宋岩虺对视一眼，他们私下沟通过，不敢在这时候搞党派之争。

宋岩虺更是放下了对苏义的成见，不惜昨夜将那九份排名跟他商谈了一晚上。宋岩虺年长，率先站出来道：“微臣看中的是盛都‘五子书院’选送的考生王平，他的题目为‘众生之相’，论点在第三条，‘国之兴亡，君为大。兴可兴之，看君正否。将之一才，不可不查。纵有不喜，不可好恶。文之脉肝胆为正，正则正君为之贤臣’。其中那句‘看君正否’，微臣认为是本届一百零一人最敢质问的一句，但苏大人有不同意见，请太子详听。”

宋岩虺退下。

苏义上前一步，人生中第一次恭敬得像个臣子，不敢再在他和太子嬉闹的书房内信口雌黄，“太子，此人纵然敢言，但终归言语不恰当，质问君者胆大妄为。微臣看中的反而是段敬宸的解答，他言‘国之本不可不救’，焰国此刻谈大道理为时过早，不如脚踏实地，从根本做起，由农开始，水利先行，先行温饱，才是良策。当然了，微臣不是袒护自己人，段敬宸详细列举了我国六大天府之国的兴盛方案，对我国严刑厉法的考量精准到位，微臣认为，状元非段敬宸莫属！”



周天不解道：“你的人？你什么人？”

苏义微微一笑，不见任何媚态，“回殿下，他是段尚书之子，太子爷儒幕殿里的众人之一，现在正住在微臣院落。”

周天微微皱眉。

宋岩燮见状急忙道：“太子可是担心此人身份引人揣度？微臣也有这部分考量，而且人品、文采均为要考查的重点，王平之才不在段敬宸之下，但论身份，王平要磊落一些。”宋岩燮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身处儒幕殿又不是在非那人不可的情况下，何必要让他为状元。

周天不担心那些，段敬宸有出身的优势，看得更透彻是理所应当，从文章开头来看，他用词平和，句句朴实，不言君过，不提政治，只谈农业、水利和历法，可见此人必是深谙此道者，为官并无不妥。

另一份考卷也非常不错，王平那句“看君正否”联系上下文和七条观点看，根本不是在质问，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还有些隐隐的关心和疑问，可见他参加此次秋闱时，是抱着太子真想励精图治的心在参加，并没有所谓的试探和责问之意。

周天暂且把两人的答卷搁置，“剩下的呢？”

苏义拱手道：“榜眼和探花，微臣和宋丞相更偏向于这两份。”苏义把两份挑出来给太子过目，“他们二人虽然不是多出彩，但在一百零一份考卷中却是较为出彩的两个。”

周天了然后点头，一百人凑齐就够不容易了，她也没指望发现不世奇才，段敬宸和王平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她的预期，此刻并不会埋怨有胆子参加秋闱的人们。

周天把剩下的五份看完，前九名没什么悬念，周天相信宋岩燮的欣赏水平。

周天点点头，把他的卷子放下，她这次会选出十人留朝任官，其他四十人放入基层从县令做起，此种安慰是历朝历代受用率最高的一次，以往五十人中选，只有一半能得到空缺，更多的人没有官职，照样潦倒一生。

周天转着拇指上的扳指，思索地看向落选的五十人，这些人放回去是可惜了，春闱还可还有好几个月，各地闲职多的是，最重要的，各地买官的人更多，没有自己管着他们，谁知道那些人会出什么怪事。

周天思索着，总要想个办法人尽所能才是，“这些人中有没有太差的？”

苏义急忙道：“有，其中四人文语不通。”不知为何，苏义觉得今天的御书房令他恐慌，尤其太子的一身衣服比往日更加正统，仿佛让此次验考也变得神圣

无比。

周天点点头道：“除去那四人，这些人外放下去做师爷，监看各城太守事务。”

宋岩龠、苏义顿时跪下，不敢再妄言，这是多大的权力，想谁死只要报一声就可。单此不论，被太子下放去的人，即便是师爷也是皇家师爷。

周天再次看向入选的人，思索了片刻后道：“入选的十人按照名次排列，分别给予二品以下空缺，具体什么稍后再议，剩下的四十人……”周天微微敲打着龙案，抬起头道：“根据他们各自的出生地下放去做各省县令，若是有重复的，你们两个商议着分。”

周天说完自动看向前十名，心里已经有了主意，“第一名用段敬宸，毕竟有些见识，人品什么忽略。”周天自信没人能在这次的秋闱中挑出她的不是。“第二是王平，官职暂定从二品礼部侍郎。”周天想的是若是沈飞父亲再不上缴系统明经备案，她就把沈承安撤下来。

“往后的人依次类推，给侍郎官衔，至于段敬宸……”周天有些为难，给什么？周天不自觉看眼苏义，“让他去给尹惑当副手。”

苏义闻言顿时看向太子，随后又慌忙垂下头。

宋岩龠也有些惊讶，莫非段敬宸不讨喜，否则太子为何把人给了尹惑？

周天疑惑地看向苏义，“怎么了？”

苏义想了想，硬着头皮苦笑道：“太子，那人是尹惑，您确定您是给尹大人送副手而不是让段敬宸有去无回？”尹惑最反感儒幕殿里的男人，为此没少得罪太子，否则太子也不会要杀他，这可好，给武松身边放只虎，不是找死！

周天没料到还有这层事，可国子监是刊印出版校订的地方，她把段敬宸放进去是想让他普法，何况他对其他方面似乎也颇有见地，国子监这地方实权不大，但确是实打实要功底的地方，何况那里多学子更是培养心腹的好去处，被放在国子监的文臣，基本都有大升的可能。

周天心想，能让苏义冒着不升自己人的想法提出尹惑的问题，想必尹惑对待他们真下了死手，可除了国子监，周天并不想让段敬宸上正官，一朝有官职如此大的父子不是好事，“暂且放国子监，本宫事后找尹惑谈谈。”

苏义谨慎地看眼太子，见太子不像要弄死段敬宸顿时松了一口气，苏义不信尹惑敢对太子新封的状元出手，现在的太子可不是以往的太子，料想尹惑会心甘情愿地给太子面子。

苏义敏感地察觉到，此刻的太子之于他们或许是更好的庇护。

事情商讨完毕，周天下令收了所有考卷，统一锁入储英殿，将来供皇子或是国子监学生品读。

耗时九天的第一次焰国秋闹结束。

翌日盛都张灯结彩，皇宫率先挂出了锦旗，喜庆各大中榜学子。

紧张了九天的盛都文人顿时瘫软在地，幸亏不是一旨屠城文书！

报喜的队伍已时准时出发，二十位小太监拿着新出炉的圣旨，喜气洋洋地贺各大中榜学子。

任职懿旨，已时半准时发出，二十位铁戟悍将护送六位钦命大臣特意颁发三品以上新官官职。科考能出状元不奇怪，但能出大官则是罕见。托第一次秋闹和焰国官员缺失的福，这次皇家给出了最高从二品的高位。顿时让盛都瞬间陷入惊天的巨浪中。

以皇宫为首，盛都由皇宫向四方扩散开喜庆的氛围，炮竹连连，歌舞齐飞。为庆贺首届秋闹获得名次的全部学子，当朝太子亲命宋丞相为顾命大臣，解答全国所有考生对试卷和对考试制度的不满。

宋岩熏不敢托大，上午辰时半已经坐在衙门外，恭候一百零一名考生的“质问”。

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盛都一座不显山不落水的五子书院的王平承接了落到头上的大馅饼——高中榜眼。

五子书院的先生们有点发傻，赶紧捅捅同样傻住的王平接旨。

王平云里雾里地谢恩，此次秋闹是他为报答先生的知遇之恩，为先生参加的，他连先生手下最聪颖的学生尚且不是，更不会是五子书院最优秀的学生，考秋闹考个榜眼？王平只能说这好处掉得太大。

传旨的小太监赏钱没拿，高傲地转身就走。

就在众人疑惑地想起身时，第二道圣旨颁下，由宫内资深老太监宣读。

五子书院共计两百名学子再次跪下。

老太监稳重地念完任命王平为从二品礼部侍郎的圣旨后，拂尘半甩，扭头走人！

五子书院这回全傻了，榜眼给了从二品的职位，而且还是直接给的。历朝历代也没有给官职给得如此爽快的皇帝，试问哪位从学的不想卖命于帝王家？不过是没机会后开始骂朝廷，开始厌弃朝廷，自叹生不逢时，其实哪有那么多恨。

王平看着手里的两道圣旨，两张大饼砸下，让不怎么拔尖甚至得不到先生一句认可的王平有些蒙。高中榜眼，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而被封官那可是祖宗冒烟都不顶用的大大事。

从二品，王平真的蒙了，就是卖出来，朝廷一个从二品官职也是上千万两银子，而他就因为参加了一次朝廷突发奇想的秋闹，竟然有官当了！

王平的先生最先回神，赶紧扶着王平起来，恭喜之声情真意切，“王大人，恭喜，恭喜！”

王平不敢当，“夫子谬赞。”两人相视一眼，眼里全是不可思议后的狂喜。老先生没想到他有生之年能教导出一位榜眼。

全书院二百多名学子，各怀心思地恭喜着，如果榜眼让人还能接受，那官职就是众人望尘莫及的好事，有官位且区分于民者为大，此刻的王平——他们眼中并不出彩的人，成了从二品大员，众人心里的醋意顿时生出几分，摆出一副早知有此等好事他们也去考的态度。

但也有人暗想，看他怎么死。

可随着各大圣旨颁出，尤其是四十名外放官员的任职的诏书一发，全盛都和邻近的大城一片哗然，天高皇帝远的职务，如果再看不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秋闹，他们也不配在盛都待了这么多年。

拿到两道圣旨的孔诗谦也傻眼了，第一份圣旨若还让他恐慌和不适应，第二份则是光宗耀祖的好事，他是县老爷了，远离朝廷不说，还是距离盛都很远的县城。

孔诗谦高兴地抱住儿子抛起，欢畅地大笑，从文几十年终于被他等来了，他紧紧地抱着自家儿子，眼泪落了下来，丝毫不像介意自己被发配那么远的不服气，反而觉得赚了。

盛都段家，刑部尚书段老爷子气恼地看着回来耀武扬威的逆子，恨不得拿扫帚把他赶出去，“你算什么状元？不过是跟着太子的小丑。”

段敬宸早已习惯父亲的责骂，反正在父亲眼里只有大哥才是儿子，他奢望什么，“哈哈！你信不信只要我在一天，我就有本事让大哥永远不能功成名就！”

“滚！逆子！活该落太子手里！”

但此次秋试，得利最多的当属苏义，因为啥衍、辛一忍、段敬宸都是他的好兄弟。

段敬宸拿着圣旨回宫，待走到太子后院，苏义已率领座下全体兄弟给段大状

元接驾，“我们的状元终于回来了！”

段敬宸一拳轻打在苏义肩上，“闹什么，回去！别把隔壁的沈公子和孙公子气死了，哈哈！”

“是啊，那样可不好，不好。”

沈飞正好带着他的手下路过，淡漠地瞥了他们一眼，转身向孙清沐的院子走去。

段敬宸胳膊搭在苏义肩上，看着沈飞的方向道：“看到没，又去找奶吃了！”然后扯着嗓子高喊道：“知道自己笨就别总跟聪明的走太近，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苏义双手抱胸，屁股上的伤早不疼了，“就是，别总去给人添乱，你自己什么德行自己不知道？”

段敬宸立即道：“苏哥，这你就知道了，定是没在太子那讨到好处，找人家孙清沐去了。”

此时，背后突然传来两声咳嗽但瞬间被段敬宸的话语压下，“你瞧人家沈飞柔弱可怜又白痴的长相，真是天生丽质，我见犹怜！”

背后又传来几声压抑的咳嗽。

苏义头也不回地道：“咳什么咳？滚回去吃药去。”然后继续道：“沈大小姐，不如你穿件女装，小爷我怜惜你片刻如何？”

突然一声阴冷的声音响起，“不如本宫给你穿身女装让你怜惜下如何？”

苏义、段敬宸扑通跪在地上，吓得两腿发颤，四肢发麻，“微臣该死！微臣一时口快，微臣绝无冒犯沈公子的意思……求殿下明鉴……”

其他人早已跪在地上，刚才频频咳嗽的就是辛一忍，他顶着压力暗示了这么久，这两人竟然还说。

哈衍跪在地上数土粒，料想苏义定有应对之策。

陆公公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活该的小崽子们，反了天了，太子站了半天，也不来下跪！

周天冷眼看向段敬宸，淡金色的简易官装衬得他更冷硬几分，“段敬宸，你身为新科状元，即便不是春殿的大状，也是秋闱的胜者，你现在这是在做什么？有何面目面对你的身份？”

段敬宸跪在地上不敢出声。

周天顿时看向苏义，阴冷地开口道：“他归你管是不是？”

苏义那个悔啊，“是。”

段敬宸闻言立即道：“太子，微臣不懂节制，愿意受太子处罚！”苏义身上有伤，半个月来没有好过，实在不宜再加伤，否则苏义那块肉别想长好！

周天讽刺地道：“挺义气嘛。”但段敬宸周天不能动，她还指望他们明天早上走出各自身份的高傲，拖着病体算怎么回事，不知道以为她半夜起来又怎么虐待了他们，“苏义。”

苏义认命地回答道：“属下管教不严，愿意领罚。”

周天也不客气，“拉出去打十军棍，让他知道，身为命官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带头闹事，对不对得起你肩头的官职。拉出去！重打！”

“是。”没人再敢说话，心里不禁为苏义捏了把汗，这下他的屁股还不开花了。

段敬宸不敢再邀罚，没道理两人都倒霉，但今天实在倒霉，太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周天转而看向其他人，耳边听着苏义的哀号问：“谁是辛一忍和哈衍？”

两位华服男子跪出，“参见太子。”

周天的目光在辛一忍身上留了一眼，心想真小，虽然他考得不甚理想，没有进前十，但碍于他的身份不方便离开盛都，周天给了他盛都的小官职，“来人。”

两位教养公公出列，“殿下。”

“好好教他们三个朝廷礼节，明日入朝若出错，拿你们是问。”周天说完，甩袖走人。这帮人吃饱撑的，没事不学好天天议论些是非，自己忙死，她的臣子还醉生梦死，打他们都是轻了。

沈飞坐在孙清沐院落的竹椅上，看着孙清沐晒书、焚香，多年不见孙清沐动书，此刻竟有种恍然的错觉。

孙清沐一身莲藕白衫，发丝散下，神情专注，随着他摆书的举动，衣衫时而落地时而腾起，又有了几分飘逸高远的韵味，想当初风靡盛都的孙公子，一定比此刻更让人印象深刻。

孙清沐翻动着纸页，把许久不用的书籍晾在台阶上，神情异常专注。

沈飞看着他，想着院外等着求见的人，不禁有几分佩服，孙清沐不担心苏义凭借这次秋闱做大吗？现在苏院可有一名状元，看他们的嚣张样，令人头疼。

孙清沐分着书，不开口也不让人打扰，他早已料到会有今天的局面，他不止

一次地提醒过他院子里的人，“太子此次恐怕是来真的，可参考”。结果他们未去，此刻又何必来此抱怨。

沈飞坐了很久，见孙清沐晒完书，开始画京城周围的矿场图，沈飞已经看出孙清沐的态度，起身默不作声地离开。

盛都之内的文人可没沈飞和孙清沐的气量，此刻早已哗然一片。回家后摔桌子的都有，实打实的官职就这样没了，谁不惋惜，竟然还让查卷，何曾如此开明过！

就算看不起这些中举的，也不得不感慨人家有赴死的觉悟。

连隔壁只养得起一条狗的黄姓卖三等画的书生都得了个“出外师爷”的职务，运气果然是靠碰的。

尽管有人不满，好在这些高中的人也没胆子炫耀，都是穷惯的人，此刻缩在自己家里闷声偷乐去了。

话又说回来，谁能不为各自的官职窃喜，只是不敢表露罢了。

可这不敢表露待翌日进宫见驾时，却换了实实在在的冲击力……

周天将官职送出去，不是白给的荣誉，更不是让他们坐吃等死，而是实打实地让他们为国尽忠，成为她部下第一批有功于社稷的人。

所以，周天思虑再三，考虑到这些文人参差不齐和太子多年的烂名声，决定给他们一次下马威，让他们到任时，知道该不断努力，该为君尽忠。

周天想到这里，连夜找来刚被打的苏义，不看他哀怨委屈的小眼，悄悄跟他商议了什么，便让苏义拖着被打的屁股走了！

翌日朝堂上，满朝文武跪，“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

此时，宫门重新开启，宫外五十多名中榜学子统一进宫候宣。

杀气腾腾的大军，灯火通明的皇宫，瞬间震慑了所有人心里的窃喜和侥幸，每一个方阵在有人路过时发出大喝之音，震慑住了刚接了馅饼的寒门学子。

此时，朝堂之上，周天今日心情大好，她为满朝文武和臣子备了“大礼”，过会儿一定让这帮不努力的臣子“满意”，她倒要看看，这些人谁以后敢怠工找碴！

大殿上，周天平静地赞扬了宋岩燧和苏义，苏义调任为禁卫副统领一职。

众人急忙附议道：“太子千岁！”心里却想不愧是太子的宠臣，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这点功劳就能调回原职。

周天满意地点头，望着满朝文武转入南门之事，“南门是谁的管辖地？”水

车就建在那里。

欧阳逆羽闻言，想了想，不甘愿地出列道：“是微臣。”心里却不齿太子选出的所谓官员们，没有一个出身正统。

周天看他一眼，她对欧阳逆羽没多少成见，好好干都是好臣子，别没事打架出风头就可，“嗯，南门你多费点心，回头本官让江土去看看，派个营过去。”

欧阳逆羽不能有异议，皇家禁卫的水平，众人有目共睹，太子现在看不起欧阳军的实力，欧阳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谁敢说太子是想削欧阳逆羽的权。

周天翻过这一页，心里却对盛都四大城门垂涎已久，至于欧阳军，还是外调比较好，可若外调必会让人揣测，划不来，还不如慢慢侵蚀。

周天想到这里，看了欧阳逆羽一眼。

欧阳逆羽正抬头看太子。

两人目光触到，欧阳逆羽急忙避开，神情有丝狼狈。

周天无任何波动，吩咐陆永明把手里的稿子发下去，“看一下，这是秋闱的官员下放地区，下放官员下去后，重点督促他们所在城镇的太守，若有阻碍行事，不尊上位者，可先斩后奏！”

众臣手指一抖，急忙跪道：“太子圣明。”

欧阳逆羽心中五味杂陈。

周天心性如一，各城太守只有欧阳逆羽的门人能看，希望此次下放的官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周天把第二封文案发下，“这是段敬宸的‘论兴国’，本宫想把此作为下阶段焰国将要实现的目标，回去后以此为目标，各写一份预案折子上交，好好阅读，不识字的让你们的幕僚读，再看不懂直接交权隐退。”

众臣惶恐，朝中不识字的朝臣众多，太子无疑是敲打他们，过会儿更会好好吓吓他们！

段良案拿着标有儿子论点的文书，心里说不出怎么个复杂，面对其他友人投来的羡慕目光更是郁闷不已，他跟段敬宸不和，瞎羡慕什么！

懂内行的官员看到上面的批注，已经了然了是宋丞相和尹惑亲自批阅过的，不禁对这届状元的疑虑打消了几分，大概扫眼内容后，顿时觉得状元也名副其实，水平比想象中高多了，不禁也多看了段良案一眼，心想，莫非他家要出两代重臣？

段良案被人看得心里发毛，不知该谦逊还是撇清关系，总之那感觉说不出的



古怪。

周天向下环视一圈，见没人有意见，颇为满意，“好了，今日早朝到此为止，下面是各路考生见本宫的常务，本宫决定让众位大臣一并在演武院替本宫看看他们的质量，都给我拿出大焰国朝臣的气度来，别让人看扁了去！”

“臣等遵旨，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

周天满意地颌首，“本宫先行一步，宋丞相带大家跟上。”

武将官员里，弄不懂太子卖什么关子，纷纷聚在欧阳逆羽身边打听消息。

欧阳逆羽也不知道，自从太子回宫，一直怪怪的，现在更是离谱了，“走，去看看。”

新科第一名段敬宸带着众储备官员向演武院走去。

此时，皇宫后方大门开启，新兵营黑胡、地鼠、莫凭带着一千优等军爷前来观摩这次皇宫演武院演习。

两方人不经意的相遇，新人文官立即给这位据说深得太子宠信的武将让路。

黑胡打量新人一眼，嗤之以鼻，“弱不禁风，老子一拳一个。”

莫凭皱眉道：“别说了，忘了太子交代了，与其费口舌，不如一会儿好好发挥，给他们来点实质的。”

黑胡闻言，邪恶地嘿嘿一笑，带着人快速在宫内大道上消失。

演武院。

演武院地处皇宫重要地带，主要构成者为禁军。这些禁军成功地解除过上万次刺杀太子的危机。此处宽广无比，占据整座皇宫后山，是一处可独立规划的军营基地，戒备森严，不可随意出入。

黑压压的各大将士阵营在熟悉场地，尤其是新来的地鼠和黑胡两人一会儿要闯手刀兵阵，正在踩点填土，找感觉。

看台上站满了当朝重臣，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下面的武力，“这是要做什么？”

“他就是新兵军的总统领？”

“好像是……没在朝廷见过他，但听说练兵很有一套，实力强劲。”

欧阳逆羽看着下面，马踏尘飞，箭飞如光，即便是熟悉场地的人也有不俗的势力，欧阳逆羽不禁想，或许只有皇家军队才能网罗够一个方阵的重力高手举动